



# 爱是披满月光的山

□伊禾

黄昏的薄雾还未散尽，一只灰黑相间的蝴蝶撞进厨房的玻璃窗。

倏地，它翅尖染着露水般的晶莹，光亮的小身子先在菜叶粥冒出的热气里盘旋，然后在客厅的饭桌周围飞来飞去，扑闪了几圈，最终停在父亲生前爱坐的竹椅扶手上。母亲端着饭碗的手，突然轻颤了一下。

哦，她想起来，那天是6月15日，一年一度的父亲节。

轻风掀起记忆的衣角，恍惚回到十二年前。还记得，老城区中医院走廊的白炽灯，将病榻上父亲清瘦的影子拉得极长。那个彻夜无眠的冬夜，父亲走了，像座轰然倒塌的山。

自那天起，她的世界仿佛被抽掉所有支撑。

远在京城哥哥和姐姐公务繁忙，加上路途遥远，几年难得回老家一趟。面对年幼无知的女儿，那个自嘲是家中女版“周秉昆”的她，终于，把自嘲变成了活生生的日常。恍若一场漫长的跋涉，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，稀疏地露出发间的头顶，女儿清澈的眼眸，藏着无

边无际的期待。

她必须迅速成为家里的依靠，撑起大半边天。

月亮悄悄爬上树梢，八月的夜空拂过丝丝清凉，让人不由得想起儿时的中秋，父亲还年轻时，家好似被月光浸透的诗行。

阳台上，全家人整整齐齐地围坐在石桌旁，月光像撒了几把碎银。母亲用李铁梅般的唱腔，哼唱童谣：“八月十五月儿圆呀，爷爷为我打月饼呀……”兴起之时，父亲开始讲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兄妹三人玩故事接龙，一直玩到深夜。饭桌上，好看的盘子里盛着几枚珍贵的蛋黄月饼，那些金黄的尤物，被切成细小的三角状。她每次伸手，都要用眼睛瞟一下母亲，经得母亲眼神许可，才可以拿一块送进嘴里。而泡着红枸杞的淡菊花茶，是可以放放心心喝足管饱的。

那时的她，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娇花，是老百姓眼中的“么女王”。哪怕是参加工作后回到娘家，父亲也会摸出几张红票，悄悄塞进她的衣兜。家宴时既有父亲那意味深长的教诲，也有专属于她的回忆。

真正扛起生活的重担，是从母亲间歇性复发的耳石症开始的。凌晨5点，母亲躺在小屋的床上头晕得天旋地转，身体稍微动一下，就哇哇地呕吐不止。她放下盛着呕吐物的小盆，攥着母亲冰

凉的手，心急如焚地张罗家人，背着母亲往医院赶。

冷清的急诊大厅空荡荡的，惨白的灯光下，她故作镇定地向医生询问病情，像极了当年病危的父亲，仍然挺直了脊梁与来访者交谈的模样。俯身的刹那，她看见母亲蜷缩在推往检查室的轮椅上，身子单薄又瘦小。

女儿念中学时的叛逆期来得猝不及防。当女儿摔完卧室里所有的玩具，崩溃地一屁股坐在墙角，泪如雨下地哭喊着放弃，同样接近崩溃的她，紧紧地搂着女儿无助而颤抖的身子。不知沉默地坐了多久，她才缓缓地掀开窗帘，温柔地说：“孩子，看！窗外的那些树，再大的风雨它们也朝着光的方向生长。别怕，有妈妈在，无论怎样，妈妈都爱你。”

厨房成了她与父亲对话的陋室。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，小龙虾的钳子在水池里张牙舞爪，一对不信命的红钳子倏地死死地钳住了她的掌心，瞬间划过一阵钻心的疼痛。当滚烫的热油迸溅到眼角时，记忆又变得清晰——“快去，抹点麻油。”父亲教她用生菜油煎花生米，眼角不慎沾了油星，叫她赶紧倒点麻油轻轻擦拭。

如今，她把女儿爱吃的香辣小龙虾盛进白瓷盘，看着女儿举着沾满红油的小手欢呼，一如当年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中秋浪漫。

窗外的月光如水，它掠过母亲新染的黑发，停在女儿最近拿回家的“演讲比赛一等奖”的荣誉证书上。站在月光里，她突然明白，爱从不会消失，而会化作另一种形态的接力。

当她在深夜为母亲掖好被角，在女儿的朋友圈写满温情，在人间烟火里熬煮生活的甜，在内卷的职场获得久违的赞许时，那些曾以为会压垮她的重担，早已在岁月里淬炼成了光。

离光最近的地方，是父亲的肩膀。那是爱的高度，也是光的源头。这世上有多少温暖的家，就有多少光的源头。

恍惚间，她看见父亲正站在月光里，微笑着向她点头。她突然想起，前不久在报刊上发表的一首小诗，最后几句大约是这样写的：“好些时间了，没来看你/原谅我总是忙啊/山岗寂静，你眼角沉默/我梦见，你身旁的那棵李树/在风中笑了/你如山一样站过的老屋/现在请交给我，接着巍峨”……

如今，解下围裙的她安静地站在饭桌旁，看着母亲与女儿相视而笑。

原来，所谓巍峨，不是生来高大，而是在爱与被爱的浸润后，甘愿成为他人的山川日月。

她感到，自己已经站成了一座山，一座披满月光的山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异乡的夜

□申军燕

茶杯里的最后一口水已经凉了。我放下手机，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短视频里那些热闹的画面像退潮的海水从脑海中褪去，留下的只有这个10平方米出租屋的寂静。邻家的笑声透过薄薄的墙壁传来，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地割着我的思念。

厨房的灯光惨白。我跟着人字拖走进，塑料鞋底与瓷砖摩擦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插上电水壶的瞬间，冰箱突然停止了嗡鸣，这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愣了一下。水壶开始工作时，先是几个怯生生的气泡从底部冒出来，接着越来越多，像一群受惊的小鱼争先恐后地浮向水面。这让我想起老家门前的那条白龙江水，夏日午后，阳光直射水底时，也能看见这样的景象。

“咕嘟”声渐渐密集，水汽在壶嘴处凝结成水珠。我想起母亲烧水时总爱说“响水不开，开水不响”，可城里这智能水壶，偏偏要在沸腾时“嘟”地一声跳闸，像个爱表现的孩子。茶叶在杯中舒展的样子，多像老家后山那些在春雨中缓缓展开的蕨菜。

我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忽然想起苏轼“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”的词句。只是东坡先生醉后还有家童鼾声如雷相伴，而我，只有窗外公路上永不停歇的车流声。

对面楼的灯光熄灭了。那个穿睡衣的女人最后拉窗帘的动作，让我想起妻子在家也是这样，总要反复调整帘子的缝隙。此刻她应该已经哄孩子睡下了吧？手机相册里存着上周女儿发来的视频，他

举着英语试卷，等待着我的夸奖，背景里能看见妻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。我看了二十七遍，记住了每一个细节。

母亲春节时的话又在耳边响起：“你一个人在外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她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我的行李箱拉杆，那上面贴满了各个城市的托运标签。二十年了，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像候鸟却没有归期。老乡们总吹嘘他们的工作多么光鲜，却没人提起城中村的出租屋，没人说起半夜想家时胸口那种钝痛。

洗手间的镜子映出我黝黑的脸庞。眼角新添的皱纹里还藏着去年干活时留下的伤痕。我凑近看了看，忽然发现一根白发倔强地立在头顶，在节能灯下闪着银光。这让我想起父亲五十岁时的样子，那时候我觉得他真老，而现在，我自己也快走到那个年纪了。

回到床上，翻开那本看了三个月还没读完的小说。书签是女儿用作业本纸折的千纸鹤，翅膀上还画着歪歪扭扭的爱心。邻家的笑声已经停了，整个城中村陷入一种奇怪的宁静，只有我的翻书声格外清晰。

窗外，一轮明月悄悄爬上对面的楼顶。我想起李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诗句，却发现自己连抬头望月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，食堂打饭时拥挤的人潮，12小时对12小时，无休止的轮班工作——这些碎片拼成了我的异乡生活。

水壶又响了。这一次，我决定泡一杯浓茶，好好读完那本小说。毕竟明天早上6点还要上班，而今晚的月光，正好够照亮书页上的字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信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)

## 父亲的百宝箱

□黄玉才

伴随父亲几十年的小木箱，是父亲珍藏宝贝的百宝箱。完税发票、地契、选民证、土地承包书、生活流水账日记本等，发黄的纸，飘着岁月的陈香，铭记时代轨迹，是袖珍的家庭档案馆。

我家是地道的农民，在渝东南武陵山区的大山深处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世代传承着祖先“耕读为本，忠孝传家”的遗风。父亲勤劳朴实、乐观向上，他收藏的新中国各种票据，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沧桑。

2018年12月4日那个寒夜，父亲踏雪西去，给我们留下无限思念。清理父亲遗物，打开伴随他几十年的小木箱，见物思人，这些发黄的纸，林林总总，面面俱到。纸张已经脆化，水浸、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，散发出岁月的陈香，也记录着父辈艰辛的农耕生活。

父亲从祖父手中接过磨得光亮的锄头，躬耕田园，继承“晴耕雨读”的传统，除种得一手好庄稼外，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白天下地劳作，夜深人静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用毛笔蝇头小楷抄写经书，工整如雕刻的线装书。慈祥的父亲，用宽阔的双肩，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。那只小木箱，12岁开始跟随父亲颠沛流离，伴随近70年。

小木箱里，几张20世纪50年代初的完税发票，很有历史沧桑感。一张1953年由石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屋产权证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时，分给父亲的基本居住保障，一直珍藏。化肥供应证、农民负担结算手册、贷款信用证、保险证等，这些票证反映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发展的艰难历程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开我们6年多了，时常在梦里见到他躬耕田园的忙碌身影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### 安安静静地被感动

□刘廷兵

我曾经尽情所欲  
用热辣辣的冲劲去改天换地  
把豪言壮语过成日子  
屋边溪水溅起的水花比星星还亮  
窗外怒放的月季只属于低级趣味  
除了激情，没有什么能感动自己  
一个雨后天晴的下午  
一只蝴蝶飞呀飞  
在青草间恍来恍去  
恍来恍去  
我澎湃的热血如草间含苞待放的花儿  
期盼着蝴蝶的到来  
我瞪瞪眼皱皱眉  
又瞪瞪眼皱皱眉  
不见风声的我  
不再以为花儿的摇摆是疯了  
只想和蝴蝶在一起  
让时光和大地温柔成眼前  
使我安安静静地  
安安静静地沉沦  
沉沦为一一只蝴蝶飞呀飞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